

鯀鱼:鱼纲鯀形目鯀科鯀属,又名塘鯀鱼、胡子鯀、生仔鱼等。

在很大程度上,鯀鱼和黑鱼是有共通之处的。虽然它们的长相不同,在生物学上的分类也不同。

在生物分类学上,鯀鱼属于鱼纲鯀形目鯀科鯀属,而黑鱼属于鱼纲鲈形目鳢科鳢属,除了都是鱼外,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。

它们在外形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点:一是须,二是鳞。

先说须,鯀鱼有须而黑鱼没有。就是这须,幼年的鯀鱼与成年的鯀鱼也是不同的,幼鱼有3对胡须,等长到60毫米左右时一对须开始消失,成鱼时它的胡须就变成了两对4根,上颌须长,可达胸鳍末端,下颌须较短。这两对触须对鯀鱼来说极其重要,因为它的眼小、视力较弱,又喜欢昼夜出,捕食全靠嗅觉和这两对触须来感觉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它的作用类似于猫的胡须或盲人手中的竹杖,甚至比猫的胡须或盲人的竹杖更重要。

再说鳞,黑鱼有鳞而鯀鱼没有。黑鱼身上的鳞片圆形,中等大小,头部鳞片不规则;鯀鱼全身无鳞,多黏液,这点跟黄鳝、昂刺等像。

即便有这么多的不同,黑鱼和鯀鱼还是有许多相同或者类似之处的。

首先,它们生活的环境相类似。虽然有些种类的鯀鱼生长在海水中,但大多数的种类还是和黑鱼一样生活在淡水中,而且它们主要生活在江河、湖泊、水库、汪塘的中下层,多在沿岸一带活动。

其次,它们的捕猎方式也差不多。大多采取守株待兔式的捕猎方法,多埋伏于石缝、树洞或者成片的水草之下,候猎物靠近,突然出击,一击得手。

第三,它们的食性也差不多。它们都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,捕猎的对象多为小型鱼类,如餐鲦、鲫鱼、鲤鱼、泥鳅等,也吃虾类和水生昆虫,还吃小型的两栖动物,比如小青蛙等,都很贪食,食量很大。相比较而言,鯀鱼更贪,所以它长得更快,这也跟它的长相中突出的“三大”相匹配:嘴大、头大、肚子大。只不过它们捕猎的时间略有不同,黑鱼多在白天捕猎而鯀鱼多昼夜出,不过这也并不是绝对的。

有的大型种类的鯀鱼如多瑙河鲇甚至会袭击小型的水鸟或者老鼠。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就有一种鯀鱼,专门诱捕岸上的老鼠。当它游近岸边,便会将尾巴露出水面,一动不动地靠在岸边,发出阵阵腥味引诱夜间的食老鼠。狡猾的老鼠见到浮在水面上的鱼尾巴,并不立即咬噬,而是先用前爪去拨动几下,

外面空气非常清新,太阳在迷雾般的云朵里挣扎,眼看天空就要放晴。年轻警察带着冬青往厕所跑,冬青很感谢他。否则,她一个人真有点害怕呢。

年轻警察等在石阶上,冬青感到了自己的特殊性和重要性,老警察和白支书站在菜园边上嘀咕着什么。

冬青蹲着上前,一只手在背后抓着衣服下摆。四年级闹哄哄的,不时有人朝外望,还有人捏着嗓子鬼喊“单冬青”。直到王广旗急匆匆地跑进去,这才鸦雀无声。

老警察扔掉香烟,划拉双手,压低声音问冬青,“当时他们面对面站在走廊上,你在哪?”

年轻警察跨上石阶,停在走廊上。

冬青扶住那棵雪松,“我就在这里。”

新跳出来的阳光照着她的脸,她的脸在一阵阵发烫,好像无数的目光在盯着她,她感觉呼吸有点困难。

老警察来回走动了一圈,跟白支书嘀咕说,“雪松离走廊只隔一个走道,确实能听见说话。”

白支书和年轻警察一起点点头,“听得见听得见。”

“你在这里都看见了什么?”老警察背起手问冬青。年轻警察跑回来,掏出笔和本。

“我看见文老师很生气地批评王筛子,我听见他反复问王筛子话。大意是说你不是回家看病的吗,怎么还待在校园里。王筛子知道自己有错,他垂着脑袋。不管文老师怎么问,怎么讲道理,他就是不吭气儿,一句话也不说。他死不认错的样子让文老师非常生气。我听见他抬高声音说‘老师最讨厌学生说谎’。文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了强调,忍不住摇了摇王筛子的肩。”

一旁的白支书突然连声咳嗽起来,像是怕打扰冬青,他自觉地让到一边。

“继续说!”

“王筛子垂着脑袋不吱声。文老师大概想不通王筛子为什么要那样,他不知道王筛子以前最会耍无赖。他用手抬起王筛子的下巴,去看王筛子的眼睛。可是等他一松手,王筛子又垂下脑袋不理人。文老师急得满头大汗,他忍不住拿手指点王筛子的肩。文老师希望王筛子赶快承认错误。文老师讲了很多道理,不停地比比画画做手势。可王筛子就是不买账。文老师真的急坏了,但他不打算发火,他平静了一下,接着给王筛子讲道理,可是文老师刚开了头,手伸出来,突然王筛子就朝后倒下去了。我听见‘咚’的一声响,他的后脑勺砸在石阶上。王筛子倒下去就发起了癫痫。”

冬青说到这里忍不住抱住小肚子。她的小肚子又隐隐作痛。她垂下脑袋,像是画上一个句号,她不想往下说了。

“单冬青同学,情况就是这样?”老警察敞开外衣,双手叉着腰,太阳同样让他觉得热。他黑着脸高高俯视瘦小的冬青,像一只怕人的老鹰。

冬青深深点头。老警察望着她苍白的小脸,咬住下嘴唇,喃喃地答一句“好!”扭头就往回走。

冬青迟疑着,不知自己该不该跟过去。

……

年轻警察看看老警察的背影,拉了冬青一把,“来吧。”

老警察回到文老师的宿舍,反身望着冬青:

“就是这些吗?”

“就是这些。”

“你讲完了?”

“讲完了。”

“有没有什么要补充?”

散文

水精灵之鯀鱼

□韩开春

此时鯀鱼仍然一动不动,让老鼠误认为是死鱼。老鼠见鯀鱼不动,以为真的是一条死鱼,就放心大胆地咬住鯀鱼尾巴,使劲往岸上拖拽。直到这时,见老鼠已经完全上钩的鯀鱼才使出浑身力气,尾巴一摆,奋力一击,将老鼠拖入水中。老鼠虽然也会游水,但与鯀鱼相比却逊色许多,不多一会,就被鯀鱼用锯齿样的牙齿咬住,按进水中,活活溺死。虽然在这场鱼鼠大战中,胜利的多为鯀鱼一方,但是也有例外,比如2013年11月22日的《大连晚报》上就登过一则消息:一只麝田鼠咬死了一条半米长的花鯀鱼。有图有真相,不像是假的,不过麝田鼠本身就是水生动物,熟悉水性,跟普通的田鼠不一样,在这场战斗中,鯀鱼占不到丝毫优势。

虽然和鯀鱼比起来,黑鱼在水中更为凶猛,但是在捕猎老鼠这一特殊事件中,黑鱼是远远比不了鯀鱼的,从来就没听说过黑鱼有捕鼠这一本领。

最让我觉得鯀鱼和黑鱼相像的,倒不在上面这么多的共同点,而是人们对它们的态度。

我在前一篇《黑鱼》中说过,人们对黑鱼的态度是“爱恨交加”,那么对于鯀鱼是怎样的呢?我觉得也跟黑鱼类似,如果一定要换一个词来表达,我觉得可以用“毁誉参半”,也就是说好话的说坏话的都有,各占一半。

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于它的肉可食与不可食上。

主张“食”的一方也就是“誉”的一方,认为鯀鱼是肉食性的鱼,除了它的卵有毒,误食会导致呕吐、腹痛、腹泻、呼吸困难,严重时还会造成瘫痪外,其他部位都是好的,营养丰富,肉质细嫩,含有的蛋白质和脂肪较多,对于体弱虚损、营养不良的人有比较好的食疗作用。不仅如此,它还是催乳的佳品,有滋阴养血、补中益气、开胃、利尿的作用,是妇女产后食疗滋补的好食物。甚至可以搬出古人来作为坚强后盾,《食经》中就有记载:“主虚损不足,令人皮肤肥美。”

主张“不食”的一方也就是“毁”的一方,也是认为鯀鱼是肉

食性的鱼,不过它不像黑鱼那样只吃活食,它是连死东西也就是动物的尸体也吃的,也就是食腐,它不但在清水中可以生存,即便是浑水、肥水、脏水也能适应,是种生存能力很强的鱼。这就让人觉得它很脏,一想到这个,就让人觉得恶心。

我倒是觉得,这两种观点或者说两种态度都有可圈可点之处,不好简单下判断谁对谁不对,一味地坚持“食”与“不食”都显得有点片面,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,对于在干净水域中生活的鯀鱼还是可食的,对于在脏水中生长的鯀鱼最好不食。

我是不食鯀鱼的,这倒不是因为我嫌它脏,首先声明,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

我不食它,是出于对它的尊敬。

此话怎讲?待我慢慢道来。

我在上文《黑鱼》中写过,黑鱼是一种值得尊敬的鱼,作为父母,它们对孩子的爱令人动容,是绝对的好爸爸好妈妈,但是要和鯀鱼比起来,似乎鯀鱼的爱更显得深沉也更壮烈。

有人在动物界选出了10个模范爸爸,鯀鱼爸爸榜上有名,而黑鱼爸爸落选了。其他的9个分别是:帝企鹅爸爸——为孵卵甘愿禁食;猕猴爸爸——贤夫良父;沙鸡爸爸——为儿取水,疲于奔波;达尔文蛙爸爸——用嘴哺育幼儿;海马爸爸——生儿育女;美洲鸵爸爸——照顾子女,独担大任;蟑螂爸爸——哺育后代,甘食鸟粪;箭毒蛙爸爸——流浪蛙爸爸,背着卵浪迹天涯;蟑螂爸爸——悲情爸爸,让妻子吃掉自己给下一代提供食物。鯀鱼爸爸的上榜理由是:用嘴孵化卵子。这点看上去跟达尔文蛙爸爸有点类似,但是实际上比达尔文蛙爸爸更显得不易。达尔文蛙爸爸是把卵存到声囊里,不妨碍自己进食,而鯀鱼爸爸把卵含到嘴里后,直到孵出小鯀鱼,这段时间,它是不能进食的,所以往往每一次孵卵,鯀鱼爸爸都要消瘦许多,甚至头皮上都起了皱纹。

爸爸如此,妈妈怎样呢?听过这样一个故事:

说有个人从街上买了几条活鯀鱼回来,放在大锅里烧水活煮,眼看这些鱼们在热水中狂蹦乱跳,都绝望地探出头来,大口呼吸



空气,他便把调料倒进它们的嘴里。但有条鱼却与众不同,它没有挣扎,也没有本能地把头探出水面,而是使劲地把头尾弯成弓形,竭力把肚皮露出水面。这人就很纳闷,试着用筷子让那条鯀鱼的脑袋浮出水面,但是很快又恢复原状,直到水沸腾了,那条鯀鱼被烫死,它依然保持原样,腹部高高挺起,露出水面。这人感觉蹊跷,就把这条鱼捞起,用筷子划开鱼肚皮,看到的一幕使他顿时傻了眼,原来,在雪白的鱼肚皮里,露出的是一团一团大米粒一样透明的鱼籽。

多么伟大的母爱啊!

面对这样有爱的伟大的爸爸妈妈,你还忍心吃它们吗?

插图:恒兰

书摘

小证人

□韩青辰



“没有。文老师从没打过我们。”

“那你说的拽啊拽啊是什么?”老警察双手猛地互抓。

“文老师——他只是把王筛子拽到走廊上。后面王筛子老不吭气儿,他摇了摇他的肩,还抬了抬他的下巴,手指在王筛子的肩上点了点。文老师当时非常生气,但他——没有打王筛子。”冬青激动起来。

“在王筛子倒地之前,文老师还做了哪些小动作?”老警察贴着冬青的脸,然后生气地一调脑袋,目光像一柄冷剑挥舞。冬青慌乱和害怕起来。

年轻警察不管她,埋头在纸上刷刷地写。

“综合你刚才的叙述,反正他动手了,对吧?”老警察指着冬青的鼻子,“你再好好想想!”

冬青摇摇头。

“好,坐下。下面我来问你,第一,文老师审问王筛子的时候,你们班当时还有谁在场?”

冬青眼前晃过白光吐舌头的样子。她突然发现,事情发生这么久,她还没机会和白光对证过。他在厕所那里究竟看见了什么?他是怎么想的。近来他沉默寡言,好像总躲着她。

冬青犹豫了,她想起白光拉着他们几个交代,回家不要乱说。她马上又想到校长的叮嘱,“同学们要注意,你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要被警方记录下来,最后摁上你们的手印。所以说话之前一定要三思,好好想清楚,不要随随便便。我再强调一遍,你们不能信口开河,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没看见的没把握的就说不知道。”

“不大清楚,当时王筛子跑进校园,我追着他跑进来——后来——”

“好好想想,我们会找所有同学调查。单冬青,你要保证你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,既不要陷害他人,也不能包庇隐瞒。否则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”

唉,该怎么说呢,怎么没问问白光。算了,警察不是在问他嘛,他自己应该会说的。冬青本来就不喜欢多事,但她也不能说假话。

“后来……后来白光进上厕所。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文老师正在跟王筛子发火,他或许看见了,或许没看见。厕所离我比较远,我搞不清。”

白支书在后面坐着呢,冬青说到白光,不大自然。她在凳子上扭了扭。冬青一紧张就把脸转向年轻警察。她还是害怕老警察的眼睛。

但她心里踏实了,她对自己的机敏和谨慎非常满意。对,不清楚的地方就照实说不清楚,实话实说让她坦然而松快。好在还有白光作证,白光多厉害啊,他肯定比我说得好。

“第二,文老师冲王筛子发火,有没有其他班级的同学看见?”

“有,五年级的同学在上劳动课。扫地的,擦门窗的,抬水浇菜园子的,起码浇菜园子的那几个女生看到了。”

“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吗?”

“她们比我们大,好像是前村的,脸熟悉,名字叫不全。”

“很好,你看见文老师动手了?”老警察往前走了几步,审视着冬青。

“动手?”冬青不太懂。

“文老师打王筛子了吗?”年轻警察提醒她。

的滋味。

……

“单冬青,你当时会不会眨了一下眼睛?”

“眨眼睛?”冬青傻瓜一样轻轻念叨。同时她又深深知道,她不能做傻瓜。

“眨眼睛?眨眼睛这个动作她从没注意过。冬青在心底慎重地想。

老警察兴奋起来,他突然激情飞扬。他把手撑在文老师的书桌上,他撑住的正是文老师那句“激情就是生命”。

“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,就是在文老师推王筛子的那瞬间,你眨眼睛了?”

冬青的脑子顿时不够用。老警察不屑于看她,她斜着眼睛去看白支书。

白支书绷着脸站起来,他冷冰冰地瞪着冬青,“不要着急,这孩子你好好说。”他把“着急”两个字咬得很重,眼神尽是责备,好像冬青是个随便说话的坏孩子。

冬青刚刚的自信——她还以为自己是勇敢、聪明的人呢,可是在这些突如其来的怀疑、否定面前,她说不出话来了。害怕带来的懦弱、犹豫以及无限的自卑和受辱后的愤恨一起涌上来了。

冬青咬住嘴唇,她感觉自己上了当,或者她正在被刁难。她下死力气想,我是眨眼睛了还是没看到。天哪,这可能就是校长说的“关系文老师前途命运”的问题,否则警察这么顶真吗。这是今天谈话的核心吗,应该是,绝对是,冬青必须说清楚,必须对文老师负责。冬青眼前都是文老师苍白、惊慌的脸。

“你刚刚已经说过,你看见文老师伸手的,对不对?”

“这个我看到了。”

“王筛子是在文老师伸手之后倒下去的,对不对?”

“对还是不对,冬青仔细地辨别,她不得不稍作停顿。”

老警察抛开书桌,他大步流星有点急迫或是带着一丝不满和威胁的样子跨到冬青面前,那双大眼睛因为瞪着,露出太多叫人害怕的红血丝,像一张血淋淋的网。